

荒摇江摇女摇侠

第一回 摇 剑光飞黑夜铁拐逞威 血雨溅红须大刀殒命

黑暗笼罩着大地，这一带丛密的树林，也变成黑魑魍魉的，好似数千百个魔鬼列着阵，要搏人而噬的样子。天上有点亮晶晶的明星，好似烁亮的小镜子，在大黑布上闪闪地晃动。这时林中很快的跑出一个少女来，浑身穿着黑衣，姿态婀娜中含有刚健气，背负一剑，行走若飞，直向前面溪边走去。那小溪从东南山中曲折流来，水声淙淙，如鸣琴筑。溪上本有一座小小板桥，可是在夜色中已被人把桥面撤去，暂时断绝交通。这少女奔到溪边，见没了桥，好在两岸距离不过一丈多远。少女奋身一跃，已过了小溪，便有一个很伟大的庄子，崇楼峻垣，气象森严。少女觑定一处曲尺式的高墙，在那墙外有一株老柳，绿影婆娑，高度和墙仿佛。少女遂先猿升到树上，然后一飞身跳上高墙，捷如飞燕。从高墙望到里面一重重的屋脊，和一层层的楼房，隐约有几处灯光，还有击柝的声音，自远而近。少女伏在墙上不动，等那击柝的更夫走到相近，她遂跟着他们走去。更夫在地下，她在屋上，一路望里面左旋右折的进去，心里暗暗记清了方向，来到一间宽大的院落，有一排五开间的楼屋，纸窗中有灯光透出。少女立定脚步，略一踌躇轻轻蹑足走到近窗处，做个丁字挂帘式，从屋檐上倒挂下来，一些也没有声息，便把小指向窗上戳个小孔，一眼偷窥进去，见里面乃是一个陈

设精美的闺房，靠里一张紫檀香床芙蓉帐前，正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郎，背转娇躯，方在罗襦襟解之际，忽的走向后房去了。少女自思我要找的人却不在这里，翻身立起，想再到别地方寻去，忽觉背后一阵微风，回过脸去，见那女郎不知何时已到身后，一剑劈来，少女闪身避过，疾掣背上宝剑，寒光四射，湛湛如秋光照眼。女郎第二剑刺来，少女把手中剑轻轻一撩，女郎的剑已削成两段，剑头落在屋瓦上。女郎说一声好厉害，飘身跃下。少女见事已如此，也跟着跳到地上。女郎奔到东边廊下一根铁拐旁，伸手向柱上铁环轻轻一拉，只听当啷啷一声响亮，庄中四面都响起来，这是设备着的警铃。女郎拉过警铃，便向屋子里一闪，倏地不见了。

不多时火光大明，足声杂沓，有十数个健儿，各执着刀枪棍棒，蜂拥而来。为首有两个大汉，一个展开朴刀，一个擐着长枪，直前扑奔少女。此时少女横剑靠东立着，好大的院落，准备着鏖斗一番，见两人进攻，不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大胆的东西，敢来姑娘手里送死么！”将剑左右两摆，呛呛两声，一个儿断刀，一个儿折枪，少女踏进一步，白光起处，一个人头已骨碌碌滚到地上。众人呐喊一声，齐把她围住，想以多取胜。少女不忍伤他们的性命，只把手中剑护住自己身躯，并不反攻。但是众人的器械碰到她的剑锋上，没有不变成两截。忽听叱咤一声，有一老翁精神矍铄，飞前而至。众人都道：“好好，老庄主来了。”背后跟着一个麻面少年。老翁见了少女，便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小丫头，敢到这里来捋虎须！”立即拔出宝剑来，成白光一道，飞奔少女。少女也道：“老贼，你在黄村做的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今特来找你说话。”还剑迎住，众人都退立一旁。但见他们

两道白光，往来盘旋，击刺有声，寒风嗖嗖，不见人影。麻面少年见老翁和少女决战良久，不分胜负，也就掣出宝剑上前相助。少女觉得他们两人果是劲敌，饶她自己剑术精妙，不能占得半点便宜，心中暗暗着急，忽又听众人欢呼道：“老太太来了！”少女留神看时，只见四个雏鬟，手执着黄纱罩的灯笼，一手握着短刀，拥着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妇走下庭阶。那老妇白发盈颠，目光炯然，手里拿一根纯铁拐杖，跳过去杀入白光中。少女只觉自己宝剑削不动老妇的拐杖，而且非常沉重，舞动时如长蛇绕身，呼呼呼一连几拐杖，打得少女只有招架，老翁和少年又步步进逼。正在危机的時候，忽从东厢上飞下一道青光来，嗤然有声，把拐杖托住。少女耳畔又听得男子的声音，对她说道：“时机不利我们，快快出此重围。”少女不知是什么人来这里援救，便把剑法一紧，腾身跃上屋顶，青光跟着飞上，回身往庄前跑去，同时觉得背后有人追来。将近最外一层围墙时，左边屋上好似伏着一个黑影。少女不暇细察，正向外跳下，忽觉一物从侧面飞来，不及躲避，正中左肩，知道中了暗器，连忙跃过小溪，仍望林子里跑去，幸喜背后没人追来，立住了，回头见有一个黑影，立在身畔，低声问道：“姑娘受伤么？”少女运用夜眼，细瞧那人是个少年，其身颀而美，遂道：“多蒙先生援助，我肩上大约中的飞镖，幸喜不是要害。”少年道：“姑娘来此做甚？铁拐韩妈妈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们和他们敌不下的。我也不是本地人，现在寄居友人家中，我友李鹏，任侠好义，请姑娘随我一同前去，再行商议良策，不知姑娘的意思如何？”少女点点头，遂跟了少年望南方走去。

时已四鼓，来到山坡下，有几间小瓦屋，枕山而筑，柏树数株，亭亭如伞盖掩蔽其上。少年引着少女，从短垣中跃入。朝南一间地板房里，灯光明亮，有一中年男子正伏案看书，见二人走入，很是惊讶，便向少年问道：“剑秋，你可是到韩家庄去的么？这位姑娘又是何人？”少年笑道：“鹏兄，我去庄中找寻韩家父子，恰遇这姑娘也是同志，在庄内和他们酣战，被铁拐韩妈妈困住。我遂招呼她同走，因为不走更危险了。不料临出时，她中着敌人一镖，我遂请她到这里来，……”少年正说道来字，少女忽然呻吟一声，面色惨白，倒在椅子上。少年大惊，忙问怎的，少女咬紧银牙说道：“恐怕肩上的镖伤发作了，又痛又麻直钻到我的心里，好生难过。”李鹏道：“哎呀！这是中了毒镖所致。我闻老贼有一个幼女名小香，善用毒药飞镖，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致人的性命。”少年顿足道：“这却怎样办呢？”李鹏道：“剑秋，你不要慌，合是这位姑娘命不该绝。去年我到关外，遇见一位老道，他给我一种敷药，说绿林中人常用暗器伤人，还有浸着毒药的，中之立死，惟此药可以救治，只要把少许药粉涂在平常的膏药上，敷于伤口，便会渐渐痊愈，没有性命之忧了。我一向把它搁在箱里没用处，今番可以有用哩！”遂急急跑到对面房里，取出药粉和膏药，又把他的妻子唤起，乃是一个很朴实的妇人，一同走来，和少女相见。这时少女已把雪白粉嫩的手臂卷起，肩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创口，流出一滴滴的紫血来。李鹏急把药粉倒在膏药上，代她敷在创口，又用布包扎好。说也奇怪，少女本来十分痛苦，但是敷了药后，不消几分钟，便已止痛，心中很感激他们援助的大德，向二人道谢。

其时东方渐渐发白，天也要亮了。他们索性不要睡眠，一同坐着，互问身世。少年先告诉少女道：“我姓岳，名剑秋，本是太原人氏。生平喜欢结交天下英豪，尝读游侠列传，景慕其为人。因此浪迹江湖，一意锄暴诛恶，为平民求幸福。前天来此拜访我的老友李鹏，才知道这里蓟州丰禾驿韩家庄的韩天雄，是个江湖上的独脚老盗，作恶多端，不知犯过了多少无头血案。因此引起我的冒险心来，夤夜私探韩家庄，却不料遇见姑娘。姑娘真好本领，能只身和韩家父子对垒，后来韩妈妈一来，我知道事情危急，遂来援助姑娘出险。”少女道：“岳先生可是一明禅师的弟子么？”少年露出很奇异的颜色，问道：“姑娘怎知我是禅师门下呢？姑娘为什么事来找他们，我们还没请教姑娘姓名，请即明告。”少女微微一笑，遂慢慢地把她的身世和到这里来的原因详细报告给他们听。……

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。在吉黑交界地方，胡匪猖獗得很，官军去剿捕的都是杀得大败而还。那些胡匪对于孤单客商不劫，贫民不抢，附近村庄不骚扰，很有纪律。内中的首领姓方名正，别号方大刀，团团数百里谁不知道方大刀的威名。后来方大刀年纪渐老，觉得这种生涯究竟是不正当的，数百健儿中，后起之秀很多，遂决意向部下告退，洗手不干，带着妻孥离了他多年盘距的巢穴，来到荒江之滨，筑了几间屋宇，门前种下数十亩田地，预备终老于此。因为方大刀仗义疏财，挥金如土，所以做了几年首领，并没积有资财。妻子祁氏是继室，生有一女一男。女名玉琴，秀外而慧中；男名一个豪字。姊弟两人都在稚年，依依膝下。方大刀绿林归来，雄心已歇，对此一双可爱的金童玉女，足慰桑榆

晚景，空闲时候常把拳术教授他们姊弟两个。但是方豪的身体不甚强壮，力气也小，反喜欢读书写字，玉琴却读书也用功，习练拳术也大有进步，常欲将来作花木兰秦良玉一流人物，所以方大刀更是钟爱。这样很清静的过了两年，倒也安然无事。他们所居之地很是荒僻，只有五六家人家，都是垦殖田地的。前面有一条小江，是通松花江的，往来的船只很少，因为这里并不是交通的要区，大家因此唤作荒江，而没有专名。江的东面丛山峻岭，有一个石屋岭，最为险恶，内多猛兽。石屋岭上有一荒庙，是用石筑就的，供着王灵官神象，已都倾圮毁坏，除却樵夫猎人，简直没有寻常人的足迹登临其地。离开荒江十里多路，有一个饮马寨，居民甚多，较为热闹，方大刀有时到饮马寨去喝茶，和几个老农闲话桑麻，以为消遣。

有一天他从饮马寨还家，对他妻子说道：“你们留心着有人要来找我了。”祁氏和玉琴等听了，也不以为意，认为是有什么朋友来拜访他。可是方大刀便觉郁郁寡欢，没有以前的兴致。祁氏正有些狐疑，隔了五六天光景，忽然门外有一个近三十岁的伟丈夫，白布裹首，相貌雄伟，要求见方大刀。这时方大刀正在后面院子里浇花，听得有人到来，连忙放下水壶，走到外边，招呼这个伟丈夫到左首一间屋子里去谈话。不多时，伟丈夫告辞而去。方大刀便忙着料理家事，告诉祁氏道：“现在有仇人來找我较量高下，想我在绿林中数十年心高气傲，哪一个不拜倒在我面前。七年以前的乳臭小儿，受了挫折，竟能不忘前辱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一意报复，也未可轻视。我年虽老，老当益壮，岂肯怕那些小丑，甘自屈伏。他们约我今夜到山中一决雌雄，所以我已毅然答

应了，但胜败还未可知，万一不幸，我竟断送老命，还望你好好抚养子女，不要悲伤。”祁氏听了这话，心中很是忧虑，知道她丈夫的脾气如此的，阻挡不来，看他一件件把家事安排清楚，也不再和妻子说话，一人闭上了门，独坐室中。待到天晚，方大刀走出屋来，精神饱满，和妻子等同用晚饭，又饮了一碗粥汤，然后吩咐玉琴等早些安睡，不要管他的事。方豪果去睡了，玉琴何等乖觉，和她的母亲掩在房里，偷看她的父亲。换上一身短衣，紧紧扎束，从墙壁上摘下那柄长久不用的七星宝刀来，抽出鞘，略一拂拭，青光霍霍，仍旧插入鞘中，负在背上，唤祁氏出来开门，说道我去了，出得大门，便望东南面跑去。

其时正是二更时分，山风凛冽，月出如烂银盘，光照旷野，百步内可见人。方大刀已至目的地，便听罄策数声，那个伟丈夫已率领十数健者从林子里奔出，也不说什么话，把方大刀围在垓心。方大刀拔出宝刀，左右一挥，已有二人砍倒在地。伟丈夫挥剑如长虹一道，直取他的前胸，方大刀舞刀敌住，两人剑去刀来，杀作一团。伟丈夫盛气虎虎，剑光常围绕在方大刀颈胸二部，伺隙而进。方大刀觉得今非昔比，不得不尽平生能力和他肉搏。战了良久，伟丈夫跳出圈子，向后退走。方大刀以为他战败了，心中正喜，忽又听一声罄策，林中又奔出数人，一齐把手中东西向他面上掷过来，方大刀急闪避，双目已被迷住，原来是敌人抛来的石灰布袋。这时敌人刀枪齐下，方大刀眼睛瞧不清楚，难以招架，早被敌人一枪刺进肚腹，方大刀痛不可忍，把手将枪一拖，却已断成两截，枪头陷在腹中不出，回身便走。伟丈夫见事已成功，便和众人退去。方大刀一路跑回他的家里，血

涔涔下滴。祁氏和玉琴正守候着，心里怀着鬼胎，不知方大刀此去吉凶如何，能够得胜回来么？想到他年纪老了，恐不能再象以前的骁勇无敌，很是忧急。现听方大刀踉踉跄跄的进来，急忙出示，但见方大刀腹前沾染着一片殷红鲜血，一滴滴的正在滴下。方大刀见了妻女，喘着说道：“我不幸中了敌人的诡计暗袭，死不瞑目。将来我的女儿长大，须要为我复仇。我的仇人是飞天蜈蚣邓百霸。”说着话，自己把腹内枪头拔出，肚肠也跟着拖了出来，大叫一声，仰后而倒。母女俩要去扶他时，抚摸他的身体，可怜方大刀已魂归地府了。

原来当年方大刀做胡匪的首领时，附近山中有一伙绿林英雄前来盘踞，约有百数十人，为首的便是飞天蜈蚣邓百霸。他们都是初生之虎气吞全牛，不把方大刀放在眼睛里，在他的境内干起生涯来，也不招呼一声。因邓百霸是山东沂州人氏，富有膂力，精通武艺，常佩两刀出游，市人侧目，徒党甚众，因犯了血案，遂邀集同党，亡命关外，来谋垦田事业。但是他们这种人如何能够耐劳，于是便铤而走险，打家劫舍，做草莽英雄。方大刀得知这个消息，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。恰巧有一处皮商、参商运货入关，路过这里，覬觐已久，正预备前去下手，却被邓百霸眼快手快，先下手为强，率了徒党迎上去先行抢下。于是方大刀等人勃然大怒，差人前去问罪，要他们交出所劫货物钱财，限三天内退出境外。邓百霸年少气盛，哪里肯服，情愿一战，决不降服。方大刀遂指挥健儿，于某日拂晓进攻，飞天蜈蚣率众抵御，酣战良久，飞天蜈蚣等究竟寡不敌众，纷纷溃退。邓百霸被方大刀一刀劈伤左腿，徒党上前救护，一齐退去。邓百

霸临走时还说道：“我邓百霸早晚必报此仇。”后来邓百霸退走蒙古，安插了他的部下，自己出去访求名师学艺，以图报复。到底在四川剑峰山万佛寺拜了金光和尚做师傅，学习数年，托故下山，率着徒党探听着方大刀的下落，回来复仇。方大刀虽然勇武，然实力已难和邓百霸抵敌，何况中了他的毒计，自然不救了。母女俩一齐痛哭，天明遂备棺盛殓，卜葬在山脚下。祁氏把枪头安放在正中桌上，表明不忘此仇，作一可怕的纪念物。玉琴尤立志欲报此不共戴天之仇，只恨她自己年小，没有这种能力，父亲又故世了，无人把武术再来传授，只好自己习练。祁氏仍雇着长工种田，守节抚孤，母子三人苦守荒江穷庐。旧日的部下早已和他隔膜，只有几个义气的，不忘故主，前来吊问，馈送了一些赙仪，也没有人去代他找寻仇人。

过了一年，有一天，玉琴独自在田野里练习一套拳术，忽然有一个白眉毛的老僧，牵了一只巨犍，那犍的嘴上套着嘴套，目光睒睒，跟着主人走来。老僧立定了，在旁看玉琴打拳。玉琴见有人，便收住不打。老僧却走上前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的拳法很好，谁教给你的？”玉琴答道：“我的父亲。”老僧又问道：“你的父亲在哪里？”玉琴被他一问，不觉泪下道：“我父亲已不在人世了。”说罢回身要走，那老僧把手轻轻一招，说道：“且慢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玉琴便觉平空好似有一种力，把她吸住，休想动得半步，心里很觉奇怪，用尽气力，却是钉在地上一样。老僧道：“姑娘贵姓？”玉琴只好不走，答道：“我姓方。”这时老僧放下手，她自己的身体又活动了，明知这老僧定是个异人。老僧又道：“姑娘，你是可造之材，有志学习武术么？不妨随我

回去，数年之后，包你有一身惊人的本领。”玉琴自思，我要代父亲复仇，何不拜他为师，将来或能成功。转定念头，便望老僧下拜道：“弟子情愿跟随左右，请大师指教。”老僧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家里有人的，我同你前去说明，方可带你同行。”玉琴点点头，遂引着老僧走到家里。祁氏和方豪见了老僧和巨獒都很惊奇，玉琴便禀知母亲，要从老僧去学艺，预备他日可以报复父仇，又把方大刀惨死事情告诉老僧，老僧也赞叹她的孝心。祁氏见她立志坚决，只好让她去，但心中终是放不下，恋恋不舍。老僧遂对祁氏说道：“老太太千万放心，数年以后，我总还你一个好好的女儿。”于是玉琴收拾一个包裹，拜别她的母亲和弟弟，又在亡父灵前拜倒，暗暗祝告几句，跟着白眉毛的老僧便走。祁氏和她的儿子送出门来，看玉琴随着老僧，背后跟着那头巨獒，愈走愈远，冉冉没入林中不见了。

第二回 摇学武术名山拜师 显奇能石屋杀虎

玉琴跟那个白眉毛的老僧走去，但见重重叠叠的山，高高下下的路，两旁林立屋庐，如飞的退向后边去，心里暗暗疑讶，今天怎么自己走得这样快，而一些不觉吃力呢？不多时见前面有一座很大的高山，荒漠得很，山径险仄，跟着老僧徐徐走上，来到最高的峰顶。老僧立定了，笑着对玉琴说道：“你可觉得疲乏么？”玉琴摇头道：“还不觉得。”老僧又问道：“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玉琴俯视群山环拱，都在足下，白云在山坳里一团团的涌起，远望雪山崔嵬刻削，数十百个峰头，如剑、如笋、如戈矛，阳光照射着，雪色洞明，好似一簇簇烂银晃耀着，绵亘杳渺，相去不知几千里，浩浩然中心为之一畅，遂道：“师父，我不知道到了何处？”老僧笑道：“这里已是昆仑山的最高一峰了。”玉琴想，我以前也曾听父亲说过，昆仑山在新疆，是西域山脉的总支，远隔千万里外，怎么在几个钟头里便可走到呢？老僧见玉琴怀疑，便笑道：“这是我用的缩地术，从前费长房遇见壶公，有神术，能缩地脉千里，聚在目前。后来费长房于九月九日，教桓景登高避灾，使用此术。今天我因急于回山，所以姑且一用，免得你跋涉关山了。”玉琴又向老僧拜倒，老僧扶她起来。再向前行，山路更险，忽然那巨獒跳跃起来，好似看见了什么东西。玉琴跟着看时，见那边树林中

慢慢走出一头狮子来，钢鬣长爪，毛发蓬蓬松松，目光闪闪如电，很有一种兽王的神气，玉琴见了，不免有些恐怖。老僧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这畜生并不会伤我们的，看我唤它前来。”遂吹唇作声，狮子闻声抬头见了老僧，很踊跃的连窜带跳已到他们面前。巨獒早奔上去，向狮子头上一扑，狮子便在地下打一个滚，巨獒跳到狮子的头顶，把嘴去嗅狮子的两颊，狮子也伸出血红的大舌来舔巨獒。老僧喝一声来，一狮一獒霍地立起，走到老僧身旁，站着不动。老僧把手在狮首上抚摸一下，便道：“好好儿的去吧！”狮子好象懂话的，回转身很快地奔入林中去了。老僧道：“这是山上的镇山神狮，十分了得，所以这里也不是寻常人可以到的。”又走了几十步路，耳边听得水声潺潺，前面横着一条又阔又深的山涧，泉水奔流而下，异常险阻，没有桥梁，不能飞渡。老僧遂把玉琴轻轻提起，一纵身早已跳过山涧，那巨獒也跟着跳过来。那边都是厓厓大石，巅崖岷岷，无路可通。老僧引着玉琴走到一个山洞边，见那山洞很是幽深，好似巨鳌张着口要吞人的样子，洞口苍苔满布，寒气砭骨。老僧又对玉琴说道：“我们要穿过这洞了，你要紧随着我，不要胆怯。”玉琴答应，遂跟了老僧走入洞中。洞里本来不通天日，恰巧石壁上都有很小的石穴罅，漏进一点点的亮光来，如黄金筛地，发为异彩，所以还约略看得出些，洞中高高低低，约有十几丈长，渐渐光明。等到走出洞来，乃是一道险峻的石磴，玉琴又跟着老僧走上去，才来到一个山崖上，望西边一轮红日，象栲栳般大，落在一个山峰后去。那山峰嵯峨，好似蟹的两螯，高张着把那红日慢慢地吞下去，天风吹人欲倒，玉琴从来没有到过这种高的山崖，心里也不觉恍惚起

来。老僧指着前面一带黄墙头说道：“到了，这是碧云崖，非有缘的不能到此，快随我来！”玉琴便跟老僧走去。

早到一座很古旧而庄严的庙宇门前。门里面跑出两个小沙弥来，一样长短，一样容貌，活泼泼地向老僧跪倒道：“师父回来了么！”巨獒见了小沙弥，奔向他们跳跃，一个小沙弥牵了那巨獒，先跑入庙门，老僧拉着玉琴的手走进。玉琴留心瞧那庙门上的匾额，有三个斗大的金字“碧云寺”，但是已有许多剥蚀了。山门两旁立着四金刚神象，伟大得很。正中的弥勒佛却袒胸露腹，笑脸向人。大雄宝殿的庭中有两株古柏，修柯夏云，都是几百年前的物。殿上噶的一声钟，琉璃灯已亮了，又有几个火工等前来叫应。老僧把玉琴领到他的禅房中，自己向正中禅床上一坐，指着旁边一个蒲团，命玉琴坐了，有话告诫，玉琴遵命坐着。老僧道：“我是昆仑山上的一明禅师，在此碧云寺内修道，本不肯轻易传授徒弟，何况你是女子，只因我到吉省去拜访一个朋友，归途中无意见到你，觉得你天生灵根，不同凡俗，所以心里一动，要想收你为徒，难得你立志学艺，不畏艰难，将来必可成就。现在你可留居山上，一心学习，待我慢慢教给你。现在此间同门只有你方才见过的两个小沙弥，一名乐山，一名乐水，是孪生兄弟，无父无母，我把他们领上山来抚养长成的。他们年纪虽轻，性情甚好，你要当他们兄长一般敬重。我还有一个师弟，已是残废，名虬云长老，有非常大的本领，常常镇守在寺中，不过因他年少时不忍血气之勇，以致有此终身残疾。这话很长，待我将来暇时再告知你，明天我引你去见他，礼貌更要虔诚。其余几个火工也有些根蒂的，你也不要轻视。总之在我寺中，须要恪遵我的教

训，不得有违戒律。”玉琴唯唯称诺，一明禅师又给她一个小房间住。

这夜晚饭后，玉琴向一明禅师告辞了，自去安寝，未免觉得有些孤凄，听那山风吹着橡栗，滚落在瓦楞里，反射到地上，铿锵宛转，几疑不是人间的声音。想起家中的母亲和弟弟，不觉生起退缩的心，继而一想我是来此学艺的，理应听从师父的话，屏除一切俗念，以便早日成功。别轻视玉琴是个小女孩子，却能有这毅力和勇敢，可喜得很。

明天她跟着一明禅师去拜见那位虬云长老，原来是一个相貌丑陋不堪的老和尚，一臂已断，两腿已废，枯坐在禅床上，见玉琴向他下跪，便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哪里来的小姑娘？”一明禅师把收她上山的事告诉他。他只点头不语。玉琴也就退出，见那寺院并不十分深广，但寺后田地很多，种着许多菜蔬，生气新鲜，境地幽静。

玉琴一心一意从一明禅师学习武艺，起初三个月，一明禅师只同她讲解，又教她帮做一切事务，熬练筋骨，后来渐渐把拳术教授她，她有了根底，自然更易学习，一明禅师又把飞行术教她练习。这样过了三、四年，玉琴的武艺异常精进。一明禅师对玉琴说道：“现在你学的本领已是可观，普通的拳教师已非你的敌手，不过要和上乘的人较量，还是瞠乎其后者，你若再能苦心追求，我当把剑术传给你，这是非有慧根的不能窥其奥秘。你也须有仁心热肠，侠骨正气，方不负我的一番指导。”玉琴听说一明禅师肯把剑术传给他，心中大喜，连忙拜倒在地，要求她的师父教授。一明禅师遂取出一把宝剑来，光芒激发，晔若流星，便对玉琴说道：“从前越王勾践把白牛白马去祭了昆吾山神，采金铸成八剑，应

八方之气，一名掩日，把剑去指日时，日光昼暗；二名断水，化水开即不合；三名转魄，指月则蟾兔便要倒转；四名悬剪，飞马一触剑峰，宛如斩截；五名惊鲛，沉到海中去，能使鲸鲛深入；六名灭魂，带着夜行，可以不遇魑魅；七名却邪，妖魔见之倒退；八名真刚，切金断月，如削土木。我得到第五第八两剑，惊鲛剑我已传授了一人，在你上山时候，他已去了。此剑飞出时为青光，将来你如遇见，便可知是同道。现在我传给你的剑，便是真刚，都是采五山之精，合六合之英而炼成的，煞非常易，你须用心精练。”玉琴忙跪下，接受这把真刚宝剑。一明禅师先把越女剑教授给她，这是越国时处女击退白猿的剑法，又轻又捷，又譎又奇。玉琴仔细学习，每天五更时，坐在房中练气，隔了长久，果然渐渐运用如意，舞动时有白光很小。一明禅师对她说道：“这是你的第一步进境，到了第二步，白光便可如车轮般大，滚来滚去，有风雨之声。第三步便可能大能小能放能收。千里之内，取人首级于一刹那间，昼见影而不见光，夜见光而不见形。在昔颡项帝有一宝剑名曳影，腾空而舒，若逢四方有兵，这剑便能飞指其方，每战必克。又楚王聘请欧冶子干将到他国中铸剑，炼成三剑，一名龙渊，一名太阿，一名工市，后来晋郑两国，要想得剑，便引兵来围，楚王运用太阿宝剑，登城指挥。书上记着说：‘三军破败，士卒迷惑，流血千里，晋郑之军头毕白。’可知剑的厉害了。你来自能领会。”玉琴听了，更是快慰，昼夜习练，白光积久渐大，嗤嗤然有了声音，自喜术有进步。

一天晚上，她练气完毕，精神振起，推窗西望，见皓月欲堕，夜色好似霜雪，寒气砭骨，许多高峰相向而立，俨然

如五六老翁，穿着衣冠，在那里对话，东首一峰作白色，又如白衣观音，临空危立。忽见那峰上飞起一道白光，细如游丝，在高处回旋一匝，接着又有一道白光飞上来，两道白光左右上下的飞舞，变做一片白练。玉琴好奇心生，忘了她师父的吩咐，竟飞身从窗中跃出，来到峰边一觑动静，暗想师父曾说过，尘世间人轻易不能到这地方来的，哪里来的剑光呢？正在这时，那两道白光已如飞的从上落下，到了她的顶上，她不觉大惊，忙挥动那柄随身带着的真刚宝剑，向上抵御，一道白光，便听豁刺刺一声响，白光顿敛，自己的剑也落到地上。定睛看时，面前站着两个人影，月光下瞧得清楚，原来是乐山、乐水两位小沙弥。他们见了玉琴，便道：“好险啊！几乎闯上大祸，我们正在观音峰上练剑，谁知道师妹前来窥探。剑光所及，人无遁影，幸亏我们还郑重，未下绝手，而师妹的宝剑也有抵抗的能力，才得安然无恙。可惜师妹还不能十分运用呢！”玉琴听二人说话，梨涡顿时红晕，只说道：“得罪师兄，幸恕我的冒昧。”遂拾起剑来，很快的回去。明天去见她的师父时，一明禅师对她说道：“你昨夜自己不慎，犯了他们弟兄俩的剑光，几肇流血之祸，以后还要小心，你在这里，技术还不能算上乘哩！”于是玉琴知道那两个小沙弥的本领了。

又过了一年，玉琴已是豆蔻年华，绿珠容貌，在这荒漠幽深的山里，好似空谷幽兰。一明禅师把她唤去，说道：“现在你技已学成，可以下山去见你的母亲了，将来立身行事，须把仁义两字记在心头。你已会剑术，尤须戒杀，除非遇见那些凶恶之徒，不得已时一开杀戒，至于好人，却一个也不能损伤，不要自以为艺高胆大，傲慢待人。明天你好离